

人才“出炉”就滞后中国高校遇冷热专业迷途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7/2021_2022__E4_BA_BA_E6_89_8D_E2_80_9C_E5_c65_287361.htm 在阴晴难测的就业市场和教育部门的指手画脚之间，高校往往迷失 2007年7月，上海市教委给其所属高校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对一些就业不景气的冷专业，应予撤销，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之前三年上海市就业率较低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中医、地质、甚至天文学等38个。作为另一调控措施，上海市教委每年还会公布一个紧缺专业的列表，涵盖一些时下紧俏的行业，比如会展、英语、甚至LCD屏幕的生产。高校毕业生如果对口这些紧缺专业，找工作将享受便利，反之则难觅东家。上海交大的腾挪之道 在面对政府对于教育的调控时，上海交大的教务处副处长马磊给本刊讲了两则听上去像笑话的事情。2002年，全国各地的桥梁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事，追根溯源，有人把毛病归在了教育的身上。说是这些年，国家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程专业不景气，学生素质差，青黄不接。反映到修路建桥上，就是“二把刀”工程师充斥，工程质量低下。在一次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上，有领导专门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问上海交大的领导，作为国内工程力学人才的基地，他们学校这些年工程力学是怎么搞的。上海交大的领导感觉很委屈，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工程师饱和，有个阶段教育部就反复重申不培养这样的人才了。当时理工科教育集体滑坡，社会上舆论纷纷，自此优秀学生不报考，毕业生不吃香，各地高校工程专业逐渐改弦更张。如今，时过境迁，这方面人才再度吃香，教育主管部门却把问题归在了学校

身上。这是当年高校没有学科设置自主权的后遗症教育部门在宏观上把握人才培养和市场的平衡关系，说白了还是在大面上搞一个萝卜一个坑，统分统配。2005年，上海交大有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力，来自教育部的指导少了许多。这让上海交大的领导们感觉在专业设置上有了很大的空间。但有一天，马磊接到了上海市教委的一个电话，一个领导跟他说，上海市规划要大力发展LCD(液晶屏)，希望交大增设一个LCD专业，培养些人才。马磊一时听得愕然，说你去找上海大学吧。马磊如今回忆起来都显得比较郁闷，他说，上海市教委让我们培养LCD人才，上海有的是专科类院校，至于让上海交大去搞个这么莫名其妙的专业吗？四年以后学生毕业你们不要了怎么办，那不是很可怕的？我当时说可以给你相关专业的学生。对方说不行，就要LCD专业的，双方最终谈崩。上海交大和上海市教委的关系闹僵了。到了第二年学生分配，问题就出来了。当时，毕业生如果要考虑留在上海，必须得专业符合上海市教委出台的紧缺人才目录。反之，就不给加分，留沪希望渺茫。之前，上海交大整合了很多专业，当年的毕业生所学专业很少有完全符合那个紧缺人才目录的，致使学生留沪问题批不下来，学生们闹到马磊这里。马磊一气之下，就去找上海市教委。对方给他看那个目录表，提出这是上海的政策，必须完全吻合。马磊看完发现，要是按照上海市的标准，交大没几个专业算得上紧缺人才。这让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教务处长很是脸上无光，难道交大培养的学生在上海没市场？原来，马磊当时遵循的是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一个紧缺专业目录，而上海市教委遵循的却是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下发的一个老目录。两份目录风马牛

，自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地方。后来，上海市教委领导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位领导让马磊自己划分，交大的哪些专业和紧缺目录是对口的。马磊也不谦虚，紧缺目录里所有的专业都被他划入了上海交大的已有学科。对方说，你们这是贪便宜，对其他学校不利。马磊答，让市场去选择好了，看社会更认可哪个学校的学生。面对记者，马磊直言，好在上海交大是部属院校，可以有一些腾挪的空间，到了一些地方院校，只有惟上级教育部门马首是瞻了。沪上大学的左右逢源 虽然对部属类院校的专业指导遭遇抵触，但上海市教委在面对辖属地方高校时，却找到了新的办法。2005年，上海市教委加大教育上的资金投入，提出建设教育高地的思路。其思路的核心是，对于高校专业设置由之前的硬指导变为如今的资金引导。对于一些在他们看来比较热门的专业，在本地高校内进行重点扶植。当时，上海市教委预测在今后上海市的发展中，英语、会展、知识产权等十个专业将颇为抢手，就在当地高校为这些专业设置教育资金支持。按计划，在上海本地的高校为这些专业建设十个教育高地，投资四年，一个高地一千万，共计一亿。四年后，上海市就能迅速看到这些热门专业的人才上市。虽然作为上海大学对于此类人才培养的短期效应也不适应，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地方院校，他们毕竟看到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在面对高校自主权的时候，重点院校与地方高校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前者要权，后者要钱。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那份冷热专业通告下发到上海大学后，该校教务处长周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教委的通告，间接来讲也是为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考虑的。接到通知后，学校领导已经向各个学院领导打了招呼，要考

虑就业问题，就得尊重教委的通告。而至于多给学院自主权，大家都比较慎重，说白了自主权越多，就表明身上的责任越重，如果教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市场倒逼高校，他们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记者提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办校理念时，周锋说，他也知道，但那是重点高校而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哈金斯就反对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念把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挤出大学课程，而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最终把高等教育变成当代任何社会潮流的奴仆，且不管那些潮流多么肤浅如果公众对新闻感兴趣，新闻学院就如雨后春笋；如果商业发达，商学院就应运而生；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公共管理的训练就成了大学的第一要务。”

高校的自主难题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这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极速增加了15倍。那个时候，正是明朝的晚期。那一阶段，发生了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大规模浩大的一次“扩招”，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成了读书人。那些常常落榜的生员和秀才们在大城市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他们刺激了消费，并使大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然而，有识阶层的迅速膨胀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文人雅士特有的生活方式让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浮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落榜生，寄情于风月，令当时的城市人口激增。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热门职业就是从事市民小说的写作，冯梦龙就是其中之一。三百年后，这一幕仿佛又在发生。1999年，高考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保守地说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这些大学毕业生同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令城市人口剧增。低迷的人才市场倒逼高校，令后者进退维谷。一面是阴晴难

测的就业市场，一面是教育部门的无形之手，身处其间，高校往往迷失。给高校以自主权喊了将近了15年，但在高校看来始终“雷声大，雨点小”。1993年的《高校教育纲要》就已经指出，在招生、专业调整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1998年，周远清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他提出对高校放权，实行共建、合并、调整的方针，让一部分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的大学；让民办高等学校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规模。作为教育试点的上海市，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高校整合。当时的上海大学合并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属高校里规模最大的一个。后来社会上把周远清改革的目的更愿意看作是为扩招做准备。而事实上，当时改革的目的并非在此。计划经济下，讲究人才培养和市场平衡，那杆秤始终在教育部手里调控。具体调控的办法就是，哪个行业缺人，教育部就提出让哪个学校重点培养一点。但后来人们发现，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出炉就滞后，往往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很好平衡点有段时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行业缺乏管理者，而在此之前，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火爆，很多人不去读本科，导致技术型人才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人才有点饱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当时的思路是一方面对高校放权，另一方面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细分，即是给高校分级，明确哪些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哪些高校培养管理人才。为此，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的核心即是，交大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最终，他们拿定主意，抛开之前的苏联教育模式，向美国教育看齐：作为名牌

大学，培养的是高级精英人才。1999年，《高教法》明确提出向高校放权。这些下放的自主权包括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等几个方面。如果不出现之后的扩招失控，此次高等教育的改革或许将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教育部和高校的这个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出现了变异。高校扩招开始后，教育部开始大力鼓励高校拓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回忆说，那时候高校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办学方针。比如，高校没宿舍就鼓励走读；食堂供应不足，就增加服务时间；澡堂用不过来，就实行男女分时制。一味做大的高等教育让教育分级成为一句空话，不少新兴的高校都喊出了诸如“要办中国的牛津，要办中国的剑桥”的口号。而另一面，对高校的放权却相对滞后。当时教育部整合了专业目录，专业从之前的504个减少到249个。而具有自主设置专业权利的，也仅停留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七所重点院校。实施自主设置专业后的上海交大在第一年，却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遇。上海交大教务处副处长马磊回忆说，2000年，社会上突然不接受交大的毕业生了，“原因是，我们专业整合以后，毕业生找不到之前的对口单位。说白了，就是对于教育的分级出现了不适应。”比如通用汽车来学校招人，一直喊着要车辆工程的人，如今发现没有了，变成机械工程自动化了。再比如上海市电力局来招人，要电机系的没有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也没有了，如今叫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了。这些毕业生好像什么都能搞，但却没有上海电力学院的学生好用，人家什么都会干，交大学生先要看书才会做。招生单位不干了，向交大提出，要么你们改，要么我们走。交大倒是不为所动，始终绷着劲要把精英人才培养走到底。如此持续了两年，局面

开始好转。两年后，上海市电力局来找交大要人，问你们每年200个学电力的学生去哪了。马磊答，去IBM了，去INTEL了，因为你们不要嘛。用人单位这才明白，交大的毕业生如今不能让他们去爬电线杆了，而是该让他们去坐办公室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